

「流浪、流浪，流浪在別人的土地上，流浪、流浪，寄居在別人的籬笆下，我寧願回到我的故鄉，回到我自由的土地上，跟我的同胞共同度患難，跟我的同胞共同的歡唱。流浪、流浪，流浪是為了那一張綠卡，流浪、流浪，綠卡拿到了又怎麼樣，我寧願回到我的故鄉，回到我原先的那個地方，跟我的同胞共同渡患難，跟我的同胞一同的歡唱。醒醒吧！同胞，醒醒吧！流落他鄉的遊子，月是故鄉的明，人是故鄉的好，我寧願回到我的故鄉，回到我自由的土地上，跟我的同胞共同度患難，跟我的同胞共同的歡唱。」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藝術，應該是能反映現代，這不是姜成濤一個人的任務，而是我們大夥的任務，希望大夥從校園歌曲開始。寫得不好沒關係，只要你有心的話，你可以慢慢的寫起來，我們大夥可以一起努力。挖掘我們民族的寶庫，寫一些具有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是我們的目的，而不該靠政府來做這些東西，因為他們不懂這個。

問：漢聲樂團的成立宗旨及目的為何？組成的人員資格為何？

答：目前漢聲有五位成員，老大是我姜成濤，另有任蔡是在羅馬，呂莉麗在米蘭，曾乾一在維也納，楊淑靜在多耳維茲。去年美匪建交的時候，海內外的中國人都非常的激動，在此情況下，我們海外的音樂家想為國家做點兒事情，軍人用槍桿來報國，書生用筆桿，像我們學聲樂的，便用我們的喉嚨來報國，在此情況下，我們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把歐洲的中國音樂家大家組合起來，大家共同努力，雖然大家散居各處，但每個月我們都用長途電話聯絡，大家都團結得很好。漢聲樂團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把我們中

華民族的藝術介紹給歐洲人，也把歐洲的文化帶回來介紹給國人，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樂團。至於組成人員的資格是一定要會唱，假如您唱得很好，合我們的標準，則我們亦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樂團。

問：今日的民歌與古樂間有何關係？

答：「民歌」是來自民間，是民間的東西，比如說今天在鄉下種田，遇到個大豐收，整年的食糧都有了著落，大家很開心便唱了起來，於是我傳給我兒子，兒子傳給孫子，一個一個的傳下去，這音樂不好聽，經過你的口，你改進一下，經過他的口，他改進一下，最後有人收集民歌，便把它整理起來成為正式的「民歌」。古樂是從我們古代祖先留下來的，像唐樂鼓、宋詞、元曲，是固定一個人創作的。現在民歌有些人是指校園民歌，我不得不以為然，因這已不算民歌，這只能算是校園歌曲，但也不能算是校園歌曲，因為在許多歌廳裏都聽得到，我不知該稱它是什麼東西。所謂「民歌」該是反應大夥的心聲，「現代民歌」只是反映年輕人的心聲。

問：您對「平劇音樂」之改良有何建議？

答：從近代來說，平劇是吸收了昆曲而來。但現在昆曲已快失傳了；昆曲的式微是因其歌曲雖極優雅，但它的詞卻很難懂，完全無法流傳於民間，一般人完全無法欣賞，因此它式微了。而現在的平劇也漸漸走上這個道路，各位聽平劇很多文雅的詞你覺得很難欣賞，除非你在電視上看到字幕。所以，這個東西很難與現代人結合起來；我們從現在開始，應改革平劇，增添一些故事，比如說「拒絕聯考的小子」，我們也可以把改革成平劇，加上新的曲牌也是可以唱的，為什麼在清朝可以有那麼多曲目，而我們現在

雖然大家散居各處，但每個月我們都用長途電話聯絡，大家都團結得很好。漢聲樂團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把我們中

沒有呢？

問：藝術歌曲的欣賞，起步通常都很困難，您對初入門者有何建議？

答：現在所謂的藝術歌曲有民族曲調方面並不很多。因為當初把西洋音樂帶到中國來的一些老作曲家，如黃自等，他們覺得西洋的音樂很好，因此現在我們所常聽到的曲調西洋味還是很重。像「紅豆詞」、「長城謠」等，把這些唱片拿到法國去，人家覺得你是在唱他們的東西，他沒聽清楚我們唱中國字，他覺得你唱他們的東西唱得不錯，所以說它們還是西洋的東西，西洋的曲調。至於怎麼欣賞藝術歌曲，這實在很難回答，須靠自己去體會。

問：一個沒有很深音樂基礎的學生，能否在聲樂上下功夫，又如何下功夫？

答：您若想學聲樂的話，是否應該去找個聲樂老師，從發聲方法開始學習。我覺得西洋有一套培養學生聲樂方面的好方法，像呼吸、發聲、共鳴等的，最近我也搞了一套中國發聲方法來訓練學生，如「花、開、滿、園」，用這個方法同樣的也可以訓練得很好，我們目前正在做這個研究，但還沒有達到很完滿的地步，因此我目前暫時不收學生，等我再研究一番後，再用中國的方法來訓練聲樂，但在此情況下，我覺得可以暫用西洋方法來訓練，我本身也是由西洋的方法訓練出來的，以後才走回來的。

問：在我個人心中一直認為西洋音樂與中國音樂同樣的好，並無先後之分，請問我這看法是否正確？

答：我並沒有說西洋音樂不好，西洋音樂、中國音樂各有所長，只是中國的音樂正如中國的科學一樣，在發展途中會中止過。以前中國自認為是泱泱大國，排擠外來的東西，自以為中國人很了不起，最後，在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的槍砲把我們打敗了，連我們自己的自尊心也潰散。

從那時起，中國人總認為外國的東西一切都是好的，中國的東西一切都是沒希望的，所以我們的科學、文化因此停止，開始全盤接受西洋的東西。對於我們的東西，假如我們有信心繼續發展，我們一定可以發展得更好的。

問：中國藝術歌曲在中國樂曲中有重要的地位，請問各省的民謠、小調，其於中國樂曲中之地位為何，又與藝術歌

曲有何不同之處？

答：民謠小調、藝術歌曲，它們在學術上是很有地位的，但小調、民謠等是來自民間的，如山東小調、廣東小調，如蒙古的音樂：「藍藍的天空，……」，就會令人覺得很高亢，有如置身一片廣大的草原，有許多的牛羊，藍天白雲的一片……這些東西在藝術歌曲中是沒有的，藝術歌曲如「紅豆詞」、「長城謠」等這些東西多反應年輕人的多愁善感；而廣東的民謠如「漂洋過海賣雜貨……」，廣東的音樂中會有「漂洋過海」的這種音樂，就因為廣東是我們中國最南部的地方，是最先與外界接觸的。東北的民謠：「姊兒啊，在花園中，……」是大夥在豐收時唱的，是很哀怨、宛轉的小調，深刻反映出他們的民情。所以，民謠能反映每個地區人民的想法、生活情況、風俗習慣，而藝術歌曲則是直接反映人的心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了解中國民情，風俗習慣，還是要從民歌開始。

問：中國人唱中國歌，在發聲技巧和表現方式上，和西洋歌劇的美聲唱法有何基本上的不同？

答：我最近唱了很多中國的東西，也聽了很多外國留學生到中國來唱西洋的東西，他們的姿勢常是抱著肚子，好像是肚子疼一樣，但這在西洋來講，可能對他們很有幫助，但我們在唱民歌時，可以加入很多我們祖宗留給我們的東西，我們可加入國劇中的身段，如在動作方面，我們祖宗給我們留下這樣完美的民族遺產，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西洋抱著肚子在台上肚子疼呢？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一般人的意見。在發聲方法上，我們中國的東西，「嘴皮」是很美的，西洋沒有，所以他們跟我們的東西是完全沒法結合，但西洋有不少東西我們可以儘量把它借來用，舉例來說：「孤夜無伴守燈火，微風對面吹，……」，你可以發現這種閩南語的東西鼻音很重。有很多中國民歌的東西，你若不用鼻音來唱，根本無法表現它們，但在西洋來講，用鼻音可以說是犯了天條，所以說對唱歌來說，音樂是有國界的。

問：您認為大鼓曲藝有何價值？

答：大鼓能留傳這麼久，是有其歷史價值的，尤其京韻大鼓，當時在大陸是個非常受歡迎的曲藝。但是為什麼京韻



有很多東西，我們自己沒有發現到。身為中國人，真正應該發展中國的東西。

大鼓這樣的東西到台灣來會式微呢？因為它是通過一個人打鼓，幾個人伴奏，就可以把「西廂記」裏的東西表現得絲絲入扣，的確是個很高的藝術。但它到台灣來，這一套藝術就式微了，因為它們跟不上時代，它們沒有辦法創新，總是抱著一些老的曲藝不放。我們現在學音樂是因為我們有興趣，但他們是有興趣、沒興趣都得練，所以他們不會學得很好，有的學得很好的也不認識字，沒辦法改革，所以到台灣來就式微了，他們老是唱大陸的東西，大家都聽膩了，假如現在能加入新的題目，編加一些新的東西，你會覺得它很新鮮，感覺他是反映現在，與現在連合起來的。

問：藝術學院是否已興建了，何時招生？將來發展前途是如何？是否較重視國樂的方向？

答：藝術學院大概是後年招生，今年國建會時，教育部長跟我們保證，現在桃園已經有了校址，大約後年才第一期招生。至於國樂方面，我們國家現在非常重視，市立國樂團，現在已開始在成立了。而且，從藝術學院開始，國家將建立一個民族音樂研究所，這是我建議的，希望能夠把我們的民族音樂整理起來。現在我們像張天玉之類的藝人，我們希望政府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環境，讓他們去研究，把我們的民族遺產給研究透徹。

問：為了作曲，是否該將鋼琴先學好？

答：要學好作曲，首先要將鋼琴學好，這是真的，但假如你不會鋼琴，用提琴、二胡也可以。像我前天寫的「一張綠卡」，是我去台南演唱來回的火車上，因為我是唱歌

的，我利用我的音階來作曲，但最起碼的，鋼琴一定要學會一點點，這在作曲方面是很重要的。

問：你有沒有招收聲樂的學生？

答：我唱西洋的東西曾拿法國國家音樂學院一等獎。但這幾年中，我還跟義大利老師學習，跟德國的老師學習，這不是說我想在這方面一發光彩，我覺得我現在的任務是發展中國的聲樂，有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假如你不了解人家的東西，你怎麼可以去發展中國的東西？就是因為我一方面在做中國的，一方面在做西洋的研究，希望能研究一個很科學的辦法，有一套完整的，屬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徹頭徹尾深遠的理論。告訴大夥一個很好的消息，就是我最近在歐洲挖出了一批我們祖宗留下來的遺產，其中有一個叫「十三冊二十四個字」，我們現在中國所有講話的字，所有的音節包括在「十三冊二十個字」內，這對我們現在聲韻的發聲方法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很多老的藝人都懂這個東西，但不知道怎麼去應用。因為我最近事情實在太多，把這事情擱下了，而我目前也無法收學生，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假如我做得差不多的話，我一定想辦法，毫無條件的把我的青春，把我的學問，把我的一切獻給我的祖國；獻給我的民族，獻給我的同胞。

問：關於漢聲樂團，除了姜先生剛剛所提的成員之外，是否有擴大發展並集合國家更多有志人士的可能？

答：這次我們一回來以後，很多藝術家都來幫我們的忙，像邱玉蘭小姐，像高橋雅子小姐，所以我們不是孤單的。我們覺得漢聲是需要擴大，但是因為這個團體它是在歐洲，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藝術帶到外國去，假如是水準不夠的，很可能會達到反效果，所以我們在吸收我們的成員時，一定要很慎重的考慮，不但是要歌唱得好，而且對國家民族的情操，對國家民族的觀念要正確才行。

雖然我們是五個人，但是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有廣大的年輕人能參加我們的陣容，漢聲不是我們私有的財產，而是我們國家、民族的財產。

問：為什麼我們現在談國樂的復興，而不談國樂的改革呢？

答：國樂是應該改革，我們國樂器還是有很多問題。例如

古樂復興並不會失去古雅的味道。挖掘民族的寶庫，這是我們的目的。



你不會鋼琴，用提琴、二胡也可以。像我前天寫的「一張綠卡」，是我去台南演唱來回的火車上，因為我是唱歌

伯牙鼓琴的鼓琴共鳴箱很小，聲音實際上不大，幾步之外就沒辦法聽到，這個東西假如在國父紀念館演奏就沒辦法，一定要加上麥克風。加上技巧也很難，像這樣的東西我們是應該改革。這個東西應該是由學民族樂器的人來改革，像很多的樂器，如二胡只有二個線，我們可以想辦法把它弄成四個線，甚至把共鳴箱弄成圓的像提琴一樣，但這僅是我的想法。

問：「一張綠卡」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

答：這首歌是我去年在美匪建交後，到加拿大魁北克演唱，順道往美國紐約的中國城去，看到許多我們的華僑，他們少小離家，老大卻沒有回來。美國是老年人的地獄，年輕人的天堂，老年人天天坐在公園裏曬太陽，等著他們的後事。還有很多的留學生，因為家裏對他們抱很大的希望，他們到美國去之後心理壓力，學習英文很吃力，生活很艱難，我曾在報上看到趙寧畫的漫畫，畫了一個人托了盤子在美國做跑堂，寫給家人的信上說：「爸爸媽媽您好嗎？孩兒的工作人人誇，獎學金嘛天天發，管吃管住還管零花。」當時看到了年輕人在飯店裏跑堂，心裏有很多感慨，我覺得一個中華民族的藝術家應該是把我們所處的時代反映出來，到美國去看到這種情形很感慨，於是回來就寫了兩首歌，一首是「一張綠卡」，一首是「留學之歌」。

「留學之歌」的歌詞如下：

答：國樂是應該改革，我們國樂器還是有很多問題。例如

家鄉萬里遠在海的那一邊，為了要留學，已經出國四、五年。每逢星期天，站在高高的山頂上，遙望著浩瀚的太平洋，想念著遠方的故鄉。海的那一邊，是我生長的家園。

第二段：生活在異鄉裏，孤單又淒涼，每逢降雨時，加倍思念爹和娘。為了要工讀，學業工作兩奔忙，工作不如意，眼淚只有往肚淌，學業未完成，怎麼回去見爹娘？

第三段：工作雖辛苦，學業雖煩忙，為了有好前途，只有咬牙往前闖；為了父母的心，酸甜苦辣都樂意嘗。但求學業早完成，早日回去見爹娘，但求學日早完成，不要流落在他鄉。

這是反映現代留學生的生活。

各位同學，藝術是反映我們現代的生活，我們跟你們一樣，你們是成就人的身體，藝術是救他們的靈魂，希望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我們多難的國家，多難的民族，貢獻我們一切力量。謝謝各位同學。

一些關於其他的

問：請問姜先生當初您從大陸上逃出來，最基本的原因和動機為何？又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音樂教育環境及共產黨對音樂教育所抱持的態度如何能否請您作個說明。

答：沒有藝術自由，就是我當初脫離鐵幕的主要原因。

我在中學時參加歌唱比賽，共產黨發現我在歌唱這方面還有些天賦，便派我到中央音樂學院唸書。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習環境很好，有一流的師資設備。但共產黨之所以花如此心力培育我們這批人；只不過利用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罷了，對藝術是不許有任何「自己」的想法的。當時我就深深覺得，倘若我不斷努力求進步、精益求精，充其量不過為一名主角，根本無法做一些我認為有意義的事，更談不上為國家民族貢獻什麼心力了。六十年代初期，文革使得大陸情況一

片混亂。加上我父親曾經幫人作過生意，紅衛兵就一口咬定我是黑五類，只有勞改下放一途。當時有不少同學情況跟我一樣，大家都覺得再待下去永遠不會有希望，於是我展開逃亡的計劃。在一九六三年到了香港，至此才總算呼吸到一點自由舒坦的空氣。

問：據我所知，在文革前大陸上有不少相當有才華、在國際間嶄露頭角的音樂家，如鋼琴家劉詩昆、殷誠忠、李明強及顧盛英，能否請您談談他們的近況？

答：這幾個人都是中央音樂院較我早期的同學；其中劉詩昆得過柴可夫斯基獎，李明強得過蕭邦獎，顧盛英也曾得過國際大獎而備受注目，他對蕭邦作品的詮釋尤有獨到之處。可惜劉詩昆在文革期間手臂曾為紅衛兵所傷，顧盛英更慘，全家被鬥死。而被譽為極有天份的殷誠忠在政治的陰影下也受到限制，至今還未有公開演奏的機會。總之我談起來便十分痛心，他們本來都有機會揚威國際樂壇，卻在共黨政治的高壓被埋沒了。

問：蘇聯同樣也是共產國家，但其音樂家聞名國際的不在少數，這是什麼原因？

答：其實蘇聯對一般音樂老師都有相當的限制，但一旦這位音樂家在國際成名，它便不再嚴厲約束他的行動、思想。我們都知道法國是藝術發達的國家，為什麼呢？主要因為它有藝術自由，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去發展他們在藝術上的理想、抱負。藝術自由對於共產國家無寧是一種夢幻。

問：姜先生您回台灣一定抱有極高的理想，是否請您談談就這幾年您在各方面所見所聞的感想？

答：不錯，我是抱著很高的理想。回國後，我發覺我很喜歡這裏。雖然近來有些政治上的問題，但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能存在。為了整個國家的安全、進步，政府是必須採取某些措施的。生長在台灣的中国青年是幸運的，絕對沒有如我在大陸所受的那種喪失自由的痛苦。

但對於此地一些從事音樂的人員，我覺得和外國比較起來敬業精神不夠，如好些學音樂的，從學生時代就

開始參與一些廣告音樂的製作，並沒有一心一意求精求進，提高他們音樂方面的造詣。近二、三十年來我們樂壇上未能有人躍起，這問題的根源就植基於從事音樂的人未能在自己崗位上克盡本份。這是我對台灣一些音樂從事者的進言。

尾聲

姜先生走了之後，我收拾著茶水。

猶記著最後他哼唱「一張綠卡」時嗓子已有些嘶啞。結果雖是滿堂彩，卻已不忍心再喊「安可」了。

後來陳昌文對我說：「姜先生實在太忙了，我一見他直覺得他氣色不太好……」我則想起他原有的頂福泰的肚子已經消失。

事後我只覺得：聽那兩個小時的講演，可真是椿不算小的福份喔。

（編者）